

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不生民
無為民所而無不為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
而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
其若容渙兮其若水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
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容包容也
也治天下者統統業業豫兮其若冬涉大川
不取懈忘下文並釋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也
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水之液
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
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
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
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
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勢不敢堅也不敢
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
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
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於自
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威
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
無不為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
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

重百姓樂推
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點 希 子 註 壁土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
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
可謂達矣唯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
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
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
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
精神為本形體為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
未世養形治其嗜欲治性則神清欲則身
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
其真凡俗滿有方東更不一故有君子小人
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責其冠履
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
道首足而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
貴冠履也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
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
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
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大根源基廣
德成而萬姓不察而見顯赫者末之有也道高
處者末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
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夫事

古不遵道不可為國法便說極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大

下通道也非天下之大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

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

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

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

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

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

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

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

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

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隄防未然不貴其自

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

不求勿使可尊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

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

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

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

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

人矣能制於人則為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

令行為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

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

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

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大治道所貴通時而

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

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為道即

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

治也故由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審於俗而

求於教也論至道者非由士所通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

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

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

般人皆周人盟吳越項高平者黃帝王帝

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違

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

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初法守文者動用

不得難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

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賢

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

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守文而

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

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難愚必用

天子問曰法安所主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

於東適東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

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

達其本不亂於未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

不非於人无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天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於已
則民禁於法者法不法也之法也法定之
 後中繩者賞缺繩者殊雖尊貴者不輕其賞
 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
 雖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
 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
 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
 禁君使无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
 得矣故反橫无為尤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
 其從已出也立君自有司上不得恣下不
天下之治何足難也得事斷故上守王術下无枉法

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
 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
 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夫得威勢者所持甚
 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
 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閭闔
 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今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
 眾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
 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
 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
也也其舉措予其愛憎
也也利元倫賞害元倫罰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
 令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
 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問
 其小節人有大譽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
 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
 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
不能盡善盡美固當无疵其小疵乃全
其大用閭里之行跡察之不足信也故小
 謹者元成功營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疎度
 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
則不失其人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
 子不責備於一人人元全德方而不割
 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
 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
 賞也自修以道則无病矣自修者不責於人
之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
 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
 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卿
 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
難矣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即其所
長則无遺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
 濇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
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
 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即觀其所
 施濟物窮即觀其所受非義賤即觀其所為
 不處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
 以喜樂以觀其守守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
 不妄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如此則人情
 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
見矣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
 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

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長為勇者不長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情也身死而名足稱也

為其可為者致其可殺者然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為善人稱之桀紂為惡其罪不除名不滅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真君子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列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道為繩以之客少為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時元仁義故切論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也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

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滿傾也者觀其機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

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顛頊誅之此二然而起者非欲爭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賂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為天下除其害不問已而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言天去之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去之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傳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蠹頽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道莫大乎德莫加乎安若不除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畜魚者必去其蠹以食編網羅莫大焉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

飾此至治也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此者文者遂煩撓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此其世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此況也夫區婦相於耕織而受於飢寒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救危勇以上暴危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存其故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
 有敢違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聽其國不及其民發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囹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聽明告天地通鬼神德家易而動山器百姓悅戴惟恐不義之兵至服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也
 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動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皆有道雖屠城蓋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威鎮海內氣吞宇宙勢故立阜終為高祖所推斬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亡國爾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

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東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日月合流天機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散滿野義之下也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也德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聞有若如此則天下如一家焉兵共所感則視死如歸其有見父有危急而不顧者其生而不救者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

也是故表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者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無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